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五十三回 太倉洞凌虛寄信 八卦臺道祖分功

七竅官升郡守，凡事皆決於四妖，所轄之區民無冤獄，孰不曰：「有宰如此，可謂萬家生佛矣。」政聲上聞朝右，加以郝相累薦，將升三品官階。七竅是時以道門仙子墜入名利場內，已不思脫此深坑。且說百穀村前有一三角山，形勢雖不高大，而雅致可愛。

山左一穴，口面雖圓，其內則方，恰似倉庫，石壁之上大鐫三字曰「太倉洞」。凌虛真人心酷愛之，常化老道跌坐於內。時人以為雲遊道士，初不知其為仙也。

紫霞一日謂復禮子曰：「久未遣爾入於塵世，不知此際三緘造就何如，七竅道心何如，爾可一臨下界，實為查訪。」復禮子領得師命，駕著雲車，拜別而行。雲頭高望，村莊四布，總屬清氣少而濁氣多。復禮子歎曰：「世人貪名好利，用盡機謀，不識富貴如花，轉眼凋謝。爾虞我詐，造成黑燄重重，數年之後，必遭劫難矣。今者吾奉師命，實訪七竅、三緘，未審三緘道功力造如常否。」雲車驅動，遙見一縷清氣繞於半空，飛卷如龍，妖嬈莫測。復禮子曰：「清氣若是，是亦仙真類也，豈三緘而造至此地歟？士別三日，應宜側目以視，吾不免乘茲清氣，徐徐墜下，以考彼之功修。」主意已定，傍氣而墜，墜至三角山前，而是氣隱矣。遂化一平常道士，入山閒遊。

轉轉旋旋，已至太倉洞外，瞥見洞內一白鬚老道倚石捫蝨。

復禮子置之不顧，趨而過之。剛向前行，耳聞老道呼曰：「爾復禮子耶？」復禮子聞呼入洞，凌虛示以原形。復禮子見而拜舞曰：「凌虛師叔到此何為？」凌虛曰：「吾酷好是洞，常晦形於此。凡人不知我知也。爾不在紫霞洞府勤習大道，又何必臨塵耶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之臨塵者，特領師命，實訪三緘、七竅近日何如。身在雲頭，見清氣半空盤繞，故隨清氣而下，不期與師叔遇之。」凌虛曰：「三緘道已得半，自游南海，轉游南嶽，在東嶽行宮念動思親，而今正向故園戾止。此子心性已定，不能迷於名利，可復仙班。若七竅是時官位復升，為酒色利名迷卻心竅，道念一絲無有。兼之靈宅子與爾師尊議道為仇，常思報復，遣赤鯉統率蝦妖、老蛟、毒龍等入七竅衙中，代決案情，人民咸稱為活佛重出。政聲上達，官擢郡守，阻道之根已樹穩固，三緘終必為彼羅織不堪。」復禮子曰：「靈宅師叔念絕阻道，何以若此其深？」凌虛曰：「彼前約集群仙，斥爾師尊怠慢闡道，欲將三緘收卻，遣彼弟子肩此大任。奈群仙不從，故含恨若斯。爾速歸告爾師，可集諸真與靈宅子面面道理，諸真自然斥彼收回四妖，以免阻道之厲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如是，弟子歸得洞府，告於吾師。如約諸真，師叔當出正論。」凌虛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復禮子辭了凌虛，飛上雲車，緩緩回洞。剛至空際，前面雲霞遙映，相逼而來。復禮子不知何仙至此，佇立望之。雲頭將近，極目細視，乃靈宅子也，笑謂復禮子曰：「爾向何去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奉師命，查三緘、七竅道心何如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在太倉洞中曾會凌虛否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已遇之矣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彼所言者何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凌虛師叔衛道心切，言三緘仙班可復，以其勤於習道，心性堅固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彼言七竅又何如耶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彼言七竅迷於酒色名利，終必墜入餓鬼道中。」靈宅子曰：「可言吾不服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未也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師叔凌虛，常謂阻道之權操於吾手，是視吾不啻草芥也。爾可隨吾入洞，吾細為爾告，其實阻道者別有人焉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弟子師命在身，回覆甚急，不暇登師叔一聆訓誨之詞。」靈宅子曰：「耽誤片時，復命亦未為晚。」復禮子為彼腰遮，無可如何，只得隨之而去。及至，靈宅子設筵以待。閒談數語，復禮子告辭欲行。靈宅子曰：「勿忙，師尚有言。」遂入後洞，取出捆仙繩索，將復禮子束於洞中，恐其歸見紫霞，刁弄是非也。

復禮子被束三四日，不能脫身。紫霞默會知之，當登聚仙臺，高豎聚仙旗，鳴鐘三下，諸真陸續而至，列坐檯前。群仙請曰：「紫霞真人招集吾等，何所見教？」紫霞曰：「吾任闡道於道祖，皆屬群仙心願，胡靈宅子與吾作梗，累欲阻滯耶？」

其事已過者，吾不記憶。昨日復禮子臨塵查訪三緘、七竅，不知何故，彼又將吾弟子束於後洞。」碧虛聞之，厲聲言曰：「靈宅行為如此，顯背道祖矣，應與問罪之師。」紫霞曰：「吾之約集諸真者，正欲同至彼處，一詢其由耳。」雲衣子曰：「此理不可究也。」即各駕雲車，接連而至靈宅子之洞。靈宅子一一迎入，坐已詢曰：「諸真駕至，有何議論？」紫霞曰：「吾與爾皆為道祖門人，群仙所奏闡道一舉，吾非好擔厥任也，聚仙臺前彼此商議，同奏道祖，推任於吾，吾不能辭，始遣虛無子入世。首次爾議吾怠道不闡，吾即欲復是命，將此大任推之於爾。殊群仙俱不可之。爾當與吾攜手雲端，去面道君，又為諸真解釋。」

自是吾以闡道為念，並未仇記於爾，爾何遣得四妖暗入南龍，為異日阻道計。吾命復禮子訪實三緘道造幾何，七竅道心而今奚若，爾復將彼幽禁洞中，不識爾究存何意？古云：『仙神氣度，休休有容。』爾之所行，以仇為念，雖名居仙品，實與凡情何異乎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爾以闡道事為可無可有，吾心不服，故有此舉耳。」凌虛曰：「靈宅真人可將復禮子放出，四妖收轉，仍然和氣一團，同以闡道為心，庶不負道祖慈悲之意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休饒舌，爾於太倉洞與復禮子所寄何信，推其意，無非欲吾道弟道兄不相和睦也。如言四妖入南龍一事，皆彼仇結海戰，各思報復，何涉乎吾？若復禮子素無師叔情，恃紫霞道法高妙；其為吾所幽禁者，特以警彼將來。欲吾釋之，須對群真責斥一番，方泄吾恨。」紫霞曰：「聞爾言詞，概屬支吾可鄙。」靈宅子怒氣勃勃，手執如意板，直擊紫霞。紫霞以掀天如意迎之。二真大戰雲頭，各顯道法。靈宅子向著北面吹氣一口，四方俱成湖海，其中水怪持劍執戟，共鬥紫霞。碧虛曰：「靈宅反矣，紫霞兄可立東角，待吾鬥之。」紫霞退，碧虛足向南踏，口吹一氣，遍地猛火，圍燒靈宅。靈宅不徐不疾，將聚火寶瓶拋走，猛火盡入其中。雲衣曰：「碧虛兄可立西角，待吾上前。」言已，足踏東隅，氣吹青紫，化為千萬木怪，方欲圍繞靈宅，倏然霹靂一聲，空中墜一泰山，向靈宅頭上壓來。靈宅化作白氣一條，竟望東海而墜。

紫霞不知何仙道法如此厲害，試將雲車驅至上層觀之，乃古仙綠鴨也。尚未交言，騰空竟去。紫霞謂碧虛諸真曰：「靈宅子逃向東海，吾等忙入洞內，將復禮子釋之。」諸真如命，釋卻復禮子後，齊駕雲車向東海馳追。看看逼近，凌虛拋一拴心密鍊，將已圈著靈宅子之首，復化白氣而遁。紫霞諸真隨氣追逐，竟到海嶼。靈宅子無處可隱，東張西望，望見嶼上大松樹下，有三仙在彼佈局舒秤，急急趨近身旁，隱於其後。三仙不以為意，見如未見焉。及諸真迫至，三仙乃停秤而詢曰：「諸真相爭何事，追逐何人？」紫霞見是五老之三，乃俯伏在地，將道祖推彼闡道以及靈宅阻道事詳細言之。三仙曰：「同是仙真，有道同闡，何必嫉妒。爾等毋相爭鬥，隨吾往見道祖，剖明明白，同闡大道可也。」諸真應諾，遂偕三仙駕動雲車，望道祖宮中而去。

片時之際，已至宮外，牧牛童兒見三老偕來，稟奏道祖。

道祖迎入，拱手詢曰：「三老辱臨吾宮，有何議論？」三老曰：「吾等游至海嶼，佈局消閒，忽來道祖門人，隱於身後，俄而群真畢集，勢欲紛爭。問厥情由，乃為靈宅仙子阻道一事。吾囑以勿傷和氣，盡叫來宮，冀道祖與之分明，以免為道而起爭端。」言罷辭出。

道祖送出宮後，回至八卦臺，招集諸門人聽候示諭。一時諸真等駕班鷲序，左右排列。鳴鐘三匝，道祖升座。諸真朝參畢，侍立臺前。道祖曰：「天地之大，非道不能治之。道在人倫，則曰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、朋友；道在治國，則曰禮教信義；道在儒門，則曰誠意正心；道在釋門，則曰明心見性；至於吾門大道，則曰修真養性。修真者，修我真實之理，然非徒提神聚氣，固精采藥，以煉胎嬰之謂也。下手功夫，要必先盡五倫，還其固有，五倫克盡，內功無歉，後進以凝神聚氣之道，而真始修焉。他如養性一則，須將滿腔火性化為烏有。火性除矣，乃能還得太和之氣。既得太和之氣，度量闊大，萬事萬物包涵其中，但見非禮犯之即不較，橫逆加之而自反。功夫至此，灑灑洋洋，無己無人，無古無今，方是仙真氣度。爾靈宅子之嫉妒在抱，是有己而兼有人也。以有己之心，故欲其身高置於眾人之上，若見人之高過乎己者，以甚恨之，必思壞其人，並壞其人之所為而念始遂。如吾之議紫霞而任肩闡道也，紫霞累辭累讓，不自誇其能勝，又兼群真彼此交推，而後擔茲巨任，夫豈好居人上哉！況闡道一事，原不易易，倘

遣弟子臨凡，墜落仙根，於己反有不便。紫霞自任此道，勞心焦思，五日安閒，爾何視為市譽沽名而欲奪之也？吾聞三老言，欲將爾軀貶入紅塵鍛鍊，轉念爾造道辛苦，五劫成真，反諸衷懷，又有不忍。但爾存心阻道，不惟不畏天律，亦且大背為師。以言教之，恐爾以為虛談，今對群真責以打仙棍八十，去爾一百八十年道行，俾爾在洞苦苦修煉，以免為阻道之人。」言此，用手一指，靈宅子倒於臺下，飛天神將手執打仙棍，將欲責之，群仙跪懇恩施，保其後不再犯。道祖曰：「念爾等跪保，他日再犯，決不彼饒。」遂將靈宅子釋放而囑之曰：「三緘沿途闡道，凡大小變難，爾力救之。若有疏虞，八卦臺前治罪不校如彼三緘之道闡明天下，吾不爾負，自然另外加功。爾其欽哉，毋違是命。」紫霞奏曰：「七竅係弟子門徒，靈宅遭妖人戮，迷弄已久，祈道祖斥彼將妖收轉，以還七竅本真。」道祖曰：「是乃天地自然之道也。三緘無此磨折，難成不朽之軀。七竅不迷至百萬丈之深，弗能回首。爾毋多慮，俟三緘道果將成，吾遣童兒往收四妖，猶反掌耳。」紫霞領教而起。道祖俯向塵寰，顧盼良久而謂諸真曰：「世人不孝不悌，奸詐邪淫者眾，造成重重黑氣，凝結半天，劫運之遭恐不久矣。這等人兒不充劫數，留來做啥。爾等寄語三緘師徒，多多化世，即是彼功外之功。」言畢，鐘聲響亮，退入宮中。靈宅子俯首無言，於群真欲散時，怒氣不辭而去。碧虛真人曰：「靈宅子真凡心未退者也，終必為塵世害。」凌虛曰：「靈宅子以一介凡夫，慕道而成，胡不自量，總於闡道之舉不服乃心。論紫霞乃仙根仙體，道法高彼百倍，彼與紫霞前世究何冤結，既受道祖責斥，而猶怒氣不息如此乎？」群真曰：「吾等緩緩視之。」言已各散。

紫霞歸洞，復禮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、虛靈子、靈昧子迎入問曰：「師與靈宅子面奏道祖，若何吩咐？」紫霞曰：「道祖分闡道之任與靈宅子，凡三緘得遇患難，飭彼一同救援。」復禮子曰：「靈宅子恨三緘甚矣，如有變故，彼恐誅之不得，安欲生之？」紫霞曰：「道祖命彼如是，看彼立念究竟如何。」復禮子曰：「靈宅遭妖人戮，以迷七竅，師未稟之道祖耶？」紫霞曰：「吾稟道祖，道祖云：『此係天地自然氣數，不可強焉。』」復禮子曰：「七竅得此四妖，愈迷愈深，真心日喪，如何能掉面目而不失仙種乎？」紫霞曰：「凡世之喪身喪家者，皆氣字所誤，仙子亦然。虛心子以一氣而墜深坑，幾天回首之路。靈宅子以一氣而阻大道，終必墜落道根。氣之誤人，甚矣哉！」可知氣不可不養。靈昧子曰：「師言氣最誤人，胡吾門中又講煉氣一理？」紫霞曰：「道門之煉氣者，煉於內，非發於外也。氣不煉則腹內空虛，日思飲食，若無飲食以養軀殼，不能保軀殼以長存。如能煉而聚之，則飲食不思，兼之子精一固，神必發旺，可以長存於世矣。辟谷之法，即在乎此，此惟有恒者能之。」言尚未竟，復禮子稟曰：「三緘而今自南嶽歸里，未識何故？」紫霞默會半晌，曰：「彼懷父母之恩，因起省墓之念，亦學道者份內事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三緘此次出遊，不知又向何地。」紫霞曰：「東南已遍，必從西北去矣。」復禮子曰：「西北地界可有妖魔相擾乎？」紫霞曰：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焉無妖魔以試之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如有妖纏，將何以遣？」紫霞曰：「自道祖分功後，群真見彼患難，誰不欲救以立其功，汝何區區此以為慮？」諸子同聲曰：「道主隆恩，不可及也。」師徒言罷，退入洞中。